

世界奇幻文学名作

克雷斯托曼琪世界传奇 卷四

克里斯托弗的 童年时代

[英国] 黛安娜·温尼·琼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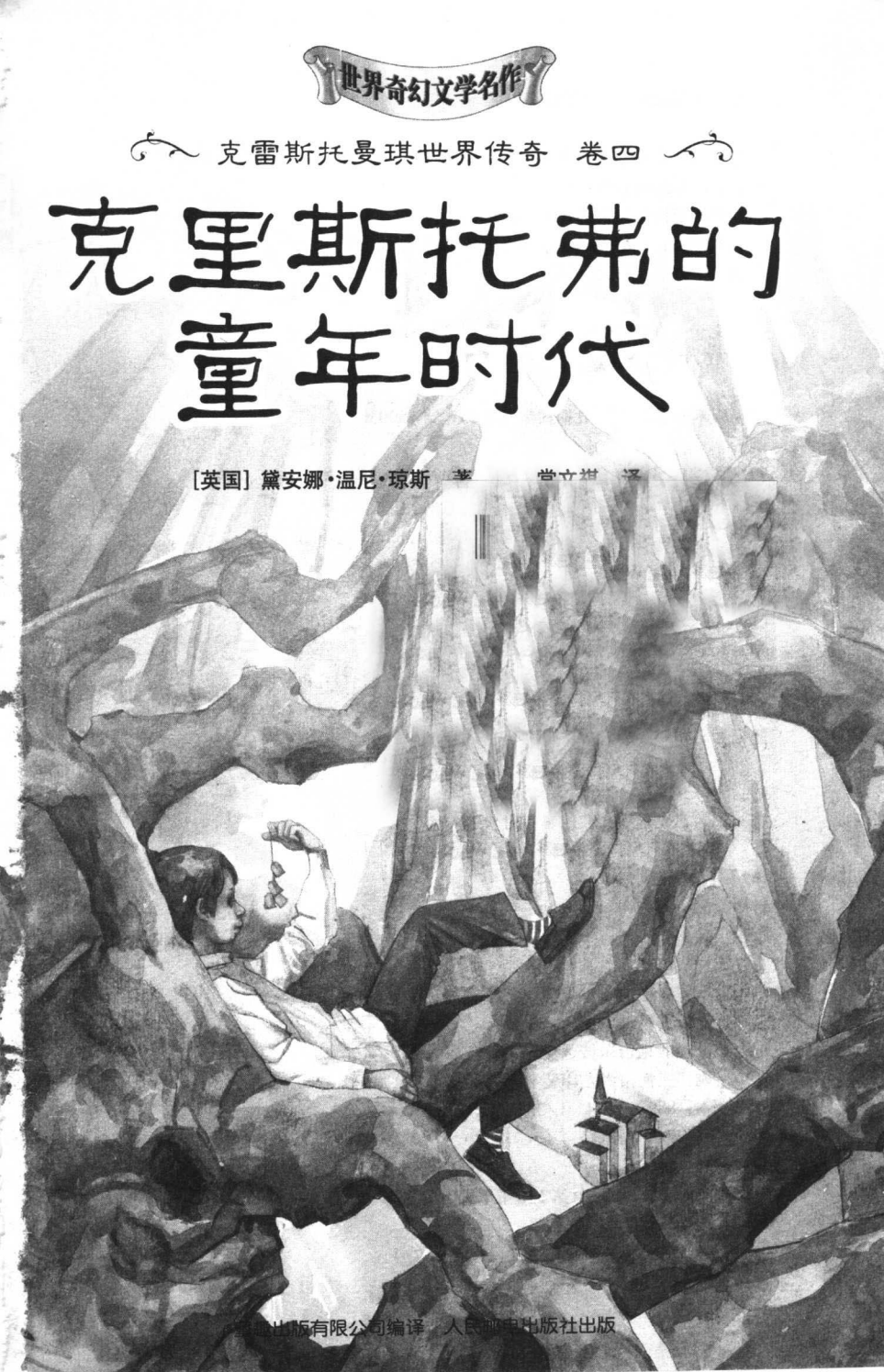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世界奇幻文学名作

克雷斯托曼琪世界传奇 卷四

克里斯托弗的 童年时代

[英国] 黛安娜·温尼·琼斯 著 常立岩 译



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里斯托弗的童年时代 / (英) 琼斯 (Jones, D. W.) 著; 常文祺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5.12
(克雷斯托曼琪世界传奇 卷四)
书名原文: The Lives of Christopher Chant
ISBN 7-115-13579-7

I. 克… II. ①琼… ②常…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030 号

THE LIVES OF CHRISTOPHER CHANT by Diana Wynne Jones

Text copyright © Diana Wynne Jones 1988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ura Cecil Literary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People's Post & Telecom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Children's Fun Publishing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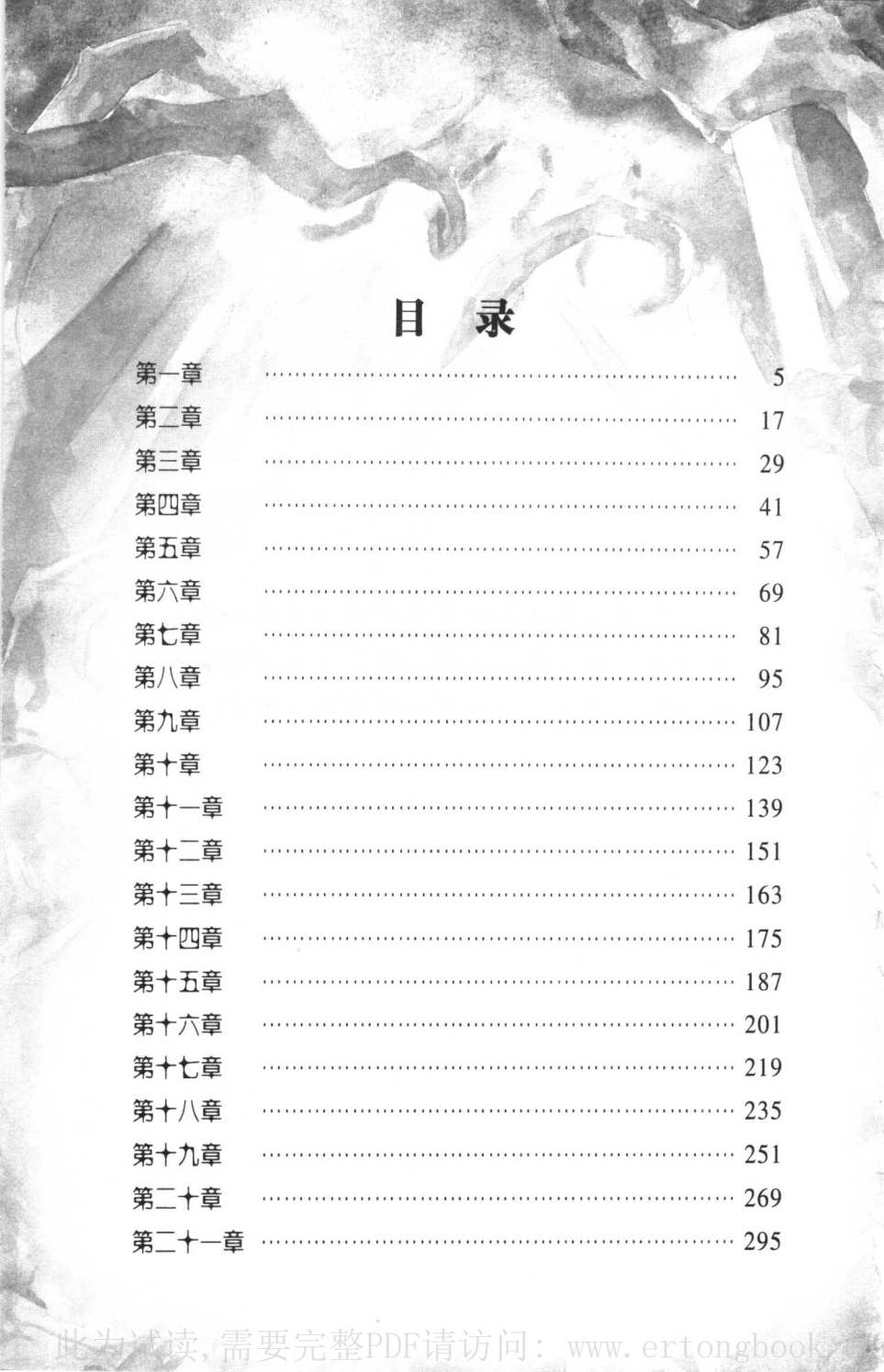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授予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出版物之任何部分进行使用
登记号 图字: 01-2004-6330 号

书 名: 克里斯托弗的童年时代
作 者: [英国] 黛安娜·温尼·琼斯
译 者: 常文祺
封面绘图: 陈兴兴
装帧设计: 杜 平
责任编辑: 陈静宇
出版发行: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100009
印 刷: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1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 7-115-13579-7/G · 1279
定 价: 22.00 元

本书所讲述的故事至少发生在二十五年以前，当《魔法生活》中声名显赫的克雷斯托曼琪还是伦敦家中寂寞的小孩……



目 录

第一章	5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9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7
第六章	69
第七章	81
第八章	95
第九章	107
第十章	123
第十一章	139
第十二章	151
第十三章	163
第十四章	175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六章	201
第十七章	219
第十八章	235
第十九章	251
第二十章	269
第二十一章	295



第一章

过了很多年，克里斯托弗才把他的梦讲给别人听，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伦敦家里那幢大房子顶层的儿童室里。而且，每隔个把月，负责照看他的女仆就得换上一拨。

克里斯托弗很少能见到父母。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他就担忧自己哪天出门散步，碰到爸爸却会认不出来。爸爸很少回家，即使回来也很晚。而且在那为数不多的几天里，爸爸也几乎总是在他上床睡觉前才从城里赶回来。克里斯托弗会趴在楼梯的扶栏上眼巴巴地看着，打心眼里希望自己能记住爸爸的模样。可是，距离总是太远，他看不太清楚。一个穿着外衣的人影，黑色的胡须修理得一丝不苟，把手中的高筒礼帽递给门房，这就是他每次见到的情景。爸爸往屋里走的时候，他能看到爸爸满头黑发中间那条整齐的白发缝。再往前，走到屋檐下，爸爸就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只知道，爸爸比所有的门房都要高上一头。除此之外，他就对爸爸几乎一无所知了。



有些晚上，妈妈会在楼梯上迎着爸爸。她宽大的丝绸裙子缀满了繁琐的花边，这样就挡住了克里斯托弗的视线。“提醒一下先生，”她会冷冰冰地对门房说，“今晚家里有宴会，他得当好主人，至少一生中也就这么一次。”

妈妈宽大的裙摆后面，传来爸爸阴沉的声音：“告诉夫人，今晚我从办公室里带回了很多工作。告诉她，要是家里来人，至少该提前通知一下。”

“告诉先生，”妈妈会对门房说，“如果我提前告诉他，他就会找借口不回家。告诉他，他的生意是用我的钱投资的，如果不愿为我做这些小事，我也会撤回那些资金。”

爸爸叹口气说：“告诉夫人，我要上楼去换衣服。”他还会说：“我参加就是了，告诉她别挡着道。”

妈妈从来都不会让开，这一点让克里斯托弗颇感失望。她总会提起裙子，走在爸爸前面，以便确认爸爸就是按她说的做了。妈妈的眼睛很大，亮晶晶的，身材不胖不瘦，浓密的鬈发披在肩上。家里的女仆说了，妈妈是个大美人。克里斯托弗感觉不到这点。他这种年纪的小孩，认定天下的父母长得都一样。他倒是真希望妈妈别老挡着道，好让他看一眼爸爸。

克里斯托弗认为，每个人都做过他那样的梦。所以，他觉得这些梦不值一提。那些梦开始的时候都一样：克里斯托弗走下床，绕过儿童室的墙角——就是壁炉凸出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走到一条岩石小路上去了。小路位于山谷一侧，位置很高。山谷之中绿意盎然，山坡陡峭险峻，一条溪流从这道瀑布流向那道瀑布，一直流到下面的草地上。克里



斯托弗从来没有想过要沿着溪流下到谷里去。相反，他会沿着小路向上，绕过一块大石头，走到一个他时常会想成是“分界点”的地方。克里斯托弗认为，这儿也许是世界的某个分水岭，走过它之后，世界会变得好起来。

这里的巉岩峭壁，无章无法，胡乱伸向四周。有些高耸入云，有些坍塌破碎，总之是奇形怪状。岩石的色彩单调无比——大多数都是难看的灰色，是调色板里很多种颜色混合出来的那种效果。不但如此，这地方的上空还总是笼罩着飘忽的雾气，湿漉漉的，让景物变得越发模糊，你几乎都看不到天空。老实说，克里斯托弗有时候会想，这儿也许根本就没有天空。他有种念头，这些奇形怪状的岩石会一直延伸下去，到头就会在自己头顶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拱门——可是，他也只是想想，事实上这似乎不太可能。

在他的梦里，克里斯托弗总会知道何时能从这个“分界点”接近“快到了遍天地”。他管那儿叫“快到了遍天地”，因为那儿有一处似乎怎么也去不了。那儿离“分界点”不远，可是，他就是无法到达。他试图在凸起而潮湿的岩石间徐缓穿行，好找到入口，可是却发现了另一个山谷和另一条小路。像这样的山谷和小路有很多，他管它们叫“遍天地”。

“遍天地”同伦敦相比可谓大相径庭。那里不是闷热难耐就是寒冷异常，而且遍布古怪的树木和奇异的房屋。住在那里的人有的看上去没什么特别，有的皮肤却呈现出靛青色或是潮红色，眼睛也长得有点怪，不过他们对克里斯托弗倒总是慈眉善目。克里斯托弗每做一次梦，就会遇到一次新的险境。在这些活灵活现的险境中，不是有人帮助他逃离怪



异建筑里的地窖，就是他帮助别人征战南北，再不就是围捕穷凶极恶的猛兽。在那些有惊无险的经历中，他会获得一些新鲜的猎物果腹充饥，有人也会给他弄来一些小玩艺。这些玩物，他在翻山越岭返乡的途中大部分都遗失了，但那条闪光的贝壳项链倒是留了下来，因为傻瓜太太们送的这条项链就挂在他脖子上。

克里斯托弗同傻瓜太太们去过几次“遍天地”。那里有蓝色的海洋和白色的沙滩，非常适合掘洞筑垒。有些老百姓就住在这里边，但克里斯托弗也只是远远地见过这些人。每当他在海滩上筑沙堡的时候，傻瓜太太们就从大海中走出来，坐在岩石上冲着他格格地笑。

“哦，克里斯多弗！”她们肯定会咬着舌头，口齿不清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说说……嗯……你是咋变成克里斯多弗^①的。”说话的同时，她们全都迸发出粗声粗气的大笑。

她们是克里斯托弗见过的惟一不穿衣服的太太。她们的皮肤绿莹莹的，连头发也是这种颜色。尤其令克里斯托弗着迷的是她们下身那蜷曲如鞭鞘、像鱼一样银光闪闪的大尾巴。她们还用硕大的鳍足在他周身掀起四溅的浪花。但他从没有试图让她们相信，自己并不是一头叫做克里斯托弗的怪兽。

每次他去“遍天地”的时候，形影不离的保姆就会抱怨他把床上弄得到处都是沙子，对此他早就习以为常。在他攀爬过“分界点”归来后，一看到他那沾着泥垢并且被撕破了的潮湿睡裤，保姆就会大声地抱怨个

① 傻瓜太太们口齿不清，所以把“克里斯托弗”叫成了“克里斯多弗”。



不休。于是，克里斯托弗会事先拿出一套衣服放在岩石小径上，好方便在那里替换。他每年多少都得放些新衣服在那里，因为他的外衣总是换洗得很勤，所以即使有几件见不着了也不会引起保姆的注意。她们也没有注意到他多年来带回家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玩具。在这些玩具里边，有一条可以上发条的龙，一个看上去像马但实际是长笛的玩艺，还有就是傻瓜太太们给的贝壳项链——你得凑近看，才会发现那实际上是一串细小的珍珠刻成的骷髅。

克里斯托弗时常在脑子里琢磨着那些傻瓜太太。他也会打量贴身保姆的双脚，觉得她的鞋子刚好大到可以藏起尾鳍。但要都像傻瓜太太那样，你就再也不会看见女士穿裙子的模样了。他始终感到好奇，假如妈妈和保姆不用两条腿、而只用一条柔软的大尾巴走路，那会是什么样子。

克里斯托弗终于等到了一个探明真相的机会。那是在一个下午，保姆督促他穿上一件恼人的海军装，并领他去楼下的客厅。妈妈和一些太太正跟一位叫芭姬特夫人的女士坐在那里，这位夫人是爸爸的一个表姊，她提出想见见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打量着她的长鼻子和一脸皱纹。“她是一个女巫吗？妈妈？”他大声问道。

此时，除了芭姬特夫人——她脸上的褶皱比刚才显得更多了——客厅里的每一个人都噓道：“别出声，亲爱的！”过了一会儿，克里斯托弗欣喜地发现她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于是，他悄无声息地躺在地毯上，从一位太太的脚边滚到另一位太太的脚边。当她们想抓他的时候，他就躲在沙发下面抬眼盯着芭姬特夫人的衬裙看，结果被不客气地从客厅里拽了出去。克里斯托弗沮丧地发现，所有的太太都长着一双



大粗腿，只有芭姬特夫人例外：她的双腿纤细而发黄，就像小鸡腿一样。

妈妈后来叫他去自己的梳妆室。“哦，克里斯托弗，看你都做了些什么！”她责备道，“我刚把芭姬特夫人引到要邀请我的话题，就让你给搅黄了。她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你可是毁了我多年的心血！”

要当一个大美人，可真是不容易啊。克里斯托弗暗自想到，一边看着妈妈在镜子前忙乎。妈妈总是在镜子前忙乎，周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在她身后，站着一个更忙乎的女仆，忙碌的程度甚至比保姆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工作就是把妈妈的头发做成光滑的小卷儿。克里斯托弗非常不耐烦在这类事情上消磨光阴，于是赶紧捡起一个小玻璃罐，试图隐藏自己的不安。

妈妈严厉地让他把瓶子放回去。“金钱不是万能的，你看，克里斯托弗。”她解释道，“在社会上拥有一个体面的地位要重要得多，而芭姬特夫人能够帮助我们母子。你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爸爸吗？”

克里斯托弗对是什么把妈妈和爸爸连在了一起这件事全无头绪，只好伸出手来又拿了个小罐。他还记得，其实当时自己并不想碰那些东西，包括他捏在手里的那一大团假发。妈妈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把假发缠在手上来回摆弄。

“你就要长大成人了，伴随你成长的，是你爸爸的体面家族，还有我的钱财。”她说，“我想让你现在就答应我，你要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要同那些最优秀的人并肩而立，妈妈打心眼里想让你成为一个大人物，克里斯托弗，你在听我说吗？”

克里斯托弗早就不想去听妈妈说的那些话了，他拿出来那团假发问



道：“这是干吗用的？”

“它可以使我的头发显得多呀。”妈妈回答道，“请注意听，克里斯托弗，这对你非常重要。你现在就得着手为将来做准备——把头发放下。”

克里斯托弗把头发放了回去。“我觉得它是一只死耗子。”他嘀咕着。不知何故，妈妈在这个问题上一定犯了个错误，因为对克里斯托弗而言，他最感兴趣的就是那可是一只真正的死耗子！妈妈和女仆全都尖叫起来，一个男仆挥舞着铁铲追了进来，克里斯托弗趁乱逃脱。

从那以后，妈妈就频繁地叫克里斯托弗到她的梳妆室训话。他站在那儿，竭力想着不去玩那些小罐子，打量着妈妈梳妆镜里的模样，很奇怪为什么自己拳曲的头发是黑色的，而妈妈的则是十足的褐色；为什么自己的眼睛像煤炭一样乌黑，而妈妈的眼睛就不是。每当妈妈的训话变得越发难以忍受时，梳妆台上就会碰巧再出现个把死耗子——有时也可能是一只凭空落在镜子前的大蜘蛛，打断他们的谈话，也让克里斯托弗乘机溜走。

其实他理解妈妈对自己将来如此关切的用心，也知道自己只能同优秀分子一起跨入这个社会，但是他所听过的仅仅是一个“感化异教徒的社会”——生活在其中，他得在每个星期天去教堂献上一个便士。他觉得妈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克里斯托弗详细询问过长着一双大脚的保姆。她告诉他说，异教徒是一些食人的野蛮人，传教士则是些优秀分子，也是异教徒想吃的那类人。于是克里斯托弗似乎看见自己将不得不成长为一名传教士。当他发现妈妈的训话愈发严厉时，真想求她还是为自己另选个职业好了。



他也问过关于那些长着鱼尾巴的傻瓜太太的情况。“哦，你是说美人鱼的传说！”那个年轻的保姆边说边笑，“那不是真的。”

克里斯托弗知道美人鱼不是真的，因为他只在梦里见过她们。现在他深信自己也一定会遇到异教徒，比方他一旦走进错误的“快到了遍天地”时。有一段时间，在他从“分界点”走到一个新的山谷时，总很害怕会遇到异教徒。他俯身仔细观察“遍天地”的道路走向，并琢磨在继续行程之前，那里的人会是什么态度。但是过了不久，他发现其实没人想吃他，于是便断定，异教徒居住在“快到了遍天地”的原因可能就是阻止你去那里。一直到他年岁渐长后，才逐渐消除了这种忧虑。

12 当他又大了几岁后，住在“遍天地”的人有时会给他零花钱。克里斯托弗学会了拒绝收取硬币。每当他碰到这些硬币时，梦境中的一切都会停止，他立刻会发现自己栖身在床上，颤动着身体，双眼圆睁，汗水淋漓。这样的事发生过一次，那是一位漂亮的夫人，令他想到了妈妈，她在他耳朵上挂了一个耳环。克里斯托弗本想去问长着大脚的保姆这是怎么回事，可惜她早已离开他们家了。后来的那些保姆多半都会匆匆对他说“现在别烦我，我很忙！”尤其是当他问到一些细节的时候。

在学会读书之前，克里斯托弗一直认为天下所有的保姆都一样：她们只在一户人家待一个月，先是忙得不可开交，话都懒得讲，不久之后便又愤愤地抿紧嘴唇突然离开。可后来，他在书上读到了有关老仆人的故事——这些仆人终生只服侍一家主人，能绘声绘色地讲述该家族漫长的历史（有时候也着实令人厌烦）。可在他住的房子里，没有一个仆人能做满六个月。



这件事的原委似乎很奇怪：因为妈妈和爸爸已经不打算再同对方讲话了，哪怕是通过门房传话。他们俩现在通过给仆人递便条的方式来“交谈”。无论爸爸还是妈妈，他们的便条都不封口，所以传话的人总会带着它来到儿童室，冲着保姆高声朗读一遍。克里斯托弗也因此知道妈妈的留言总是言简意赅。

“请钱特先生只在自己的房间里吸烟”，或是“敬请钱特先生留意，新来的洗衣女工抱怨你衬衫上那些烧穿的洞”，还有“钱特先生在我举办的早餐会中途离开，令我很是难堪”。

爸爸则将便条攒起来一并回复，而且言辞激烈，怒火中烧。

我亲爱的米兰达：

我将在自己喜欢的任何地方吸烟，至于因此引发的结果，正是懒惰的洗衣女工分内的工作。你已经奢侈地雇用了一个愚蠢、懒惰又粗鲁的笨蛋，仅仅为了自己方便，却自私地从来也不为我着想。如果你希望下次我能留在你的早餐会上，那就赶紧去雇个不会把咸肉腌出一股旧鞋子味的厨子。还有，你的厨子不能整天挂着副让人恶心的白痴笑容。

爸爸的回复通常会导致传信的仆人当夜离去。

克里斯托弗相当欣赏这些便条，觉得很有意思。比较而言，他觉得爸爸的便条读起来更具活力，即使在他措辞异常尖刻的时候也一样。但是，随着第一个家庭女教师的到来，克里斯托弗便再也没机会接触这些



便条了。对他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这天妈妈把他唤到身边，泪眼蒙眬。“你爸爸这回可算做得情断义绝了，”她哀叹道，“孩子的教育问题本应是母亲的责任，我想让你上一所好学校，克里斯托弗。这非常重要，可是我并不想强迫你去学习。我也希望你能逐步树立起雄心壮志。可是你爸爸却半路插手，还态度强硬。他背着我给你安排了这个家庭女教师——她和你爸爸认识，这就更可怕了！哦，我可怜的孩子！”

克里斯托弗意识到这位家庭女教师将会是帮他成为传教士的第一步，一股神圣而诚惶诚恐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当家庭女教师到来后，他发现那只不过是那个乏味的女人，长着淡褐色的眼睛，同仆人讲话时显得过于谨小慎微。顶多让她待一个月，这是妈妈心里的如意算盘。

“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开始对你的教育，”妈妈说，“到时候我会亲自挑选下一位家庭女教师。”

在过去的两年里，妈妈隔三岔五就会这么说上一通。于是家庭女教师们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跟在她们之前的那些保姆一样。这些家庭女教师个个单调乏味、言行谨慎，克里斯托弗常常还把她们的名字搞混。他断定家庭女教师和保姆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家庭女教师在离开之前一般都会嚎啕大哭——惟一只有那么一次，有一位女教师曾对他说出妈妈和爸爸的一些趣事。

“我很抱歉对你这么做，”第三个——也许是第四个——家庭女教师哭着对他说，“其实你是个很可爱的小孩，虽然有时候显得有点孤僻。可是你看看这种家庭气氛！每次你父亲在家——感谢上帝，这样的日子倒



不多！——我都得和他们一起默不作声地坐在餐桌旁。你母亲会递给我一张纸条传给你父亲，他再给我写张条子递给你母亲。接着他们就打开纸条，剑拔弩张地凝视着对方，然后又都转向我。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第九个——也许是第十个——女教师倒是显得不拘小节。“我知道他们两人彼此怨恨，”她啜泣着说，“可是她没有理由也怨恨我！她是那种容不下其他女人的人，而且还是个巫婆，我是这么看的——但我不是很肯定，也没什么明显的大事可以证明。他也一样，和她相比半斤八两，只不过他是一个巫师。他们俩在彼此之间营造了一种可怕的气氛——怪不得这里留不住任何仆人！哦，克里斯托弗，原谅我这么说你的父母！”

所有的家庭女教师都要求克里斯托弗原谅她们，他也很爽快地原谅她们了，因为这是他获知父母消息的惟一途径。这给他带来一种向往的感觉——或许别的有父母的孩子过得并不像他这样。他同时确信一个重大的危机时刻正在酝酿之中。那种无声的压力已经遍布了家里，甚至是他的教室，尽管女教师决不会让他在仆人面前问东问西。

7
15
3

他记得危机爆发的那个夜晚，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他去了一趟“遍天地”。在那儿，一个打着黄雨伞的人给了他一个挂满铃铛的蜡烛台，非常漂亮，克里斯托弗决定把它带回家。在攀越“分界点”的山岩时，他就把烛台叼在嘴里。当他一觉醒来时，烛台就在床上，这令他无比快乐。可是，这天家里却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氛。第二十个家庭女教师收拾好行李，吃过早餐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